

云天狂龙

雲天狂龍



(豫)新登字 07 号

云 天 狂 龙

作者:浪客

责任编辑 王 丹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华盛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8 印张 359 千字

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 册

ISBN7-80538-485-1/I·215 定价 10.80 元

衣裤可偷？

就在此时，他突见西面数丈远处，下面的屋宇有灯光一闪，随即熄灭，便向那面掠了过去，心道有灯光便必有人，有人便必有衣裤可偷了。

他伏在那屋宇的瓦面上，静待了一会，见下面毫无声息，料想里面的人必已熟睡了，便翻身跃下，在那屋宇的窗户中掠了进去。

屋内果然有人睡着，但罗帐密垂，也不知里面是何人睡着，他也不去理会，闪眼一瞧，但见靠床墙边衣架上有一件衣物，便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伸手抄起衣物，便又越窗而出。

他重新跃上瓦面，抖抖衣物，正欲穿上，却不由哭笑不得，原来他偷来的竟是女人的衣裙，而且还是年轻女子的衣裙，因为衣物上的香气，竟和他在梅花女身上嗅到的有点相似，李靖再傻气，也知那香气便是少女特有的气息。

李靖又好气又好笑，心中又不安道：“若这衣裙是小兰姑娘之物，她曾救我一命，我却偷去她的衣物，忌非恩将仇报？我还赤身露体在她账前出现，忌非老大不敬？”

李靖的傻气又发作了，他本该把衣裙一抛，另偷合用的穿上便远走高飞，那就算这衣裙是小兰姑娘之物，她也根本不会知道，但李靖却翻身跃下，掠入屋内，把偷来的衣裙重新挂好，心中忍不住连连道歉道：“李靖不慎，误偷姑娘衣裙，当真该死之极！”

李靖说罢，便欲重跃出，忽然脖子后面一阵冰凉，一柄利剑已架在其上，持剑人只须一拉剑柄，李靖自付自己的人头便得掉下了，他因此吓得不敢乱动了。

其实凭李靖

剑，就算削铁如泥的

宝剑，亦休想划破他的护体真气。但李靖此时赤身露体，又断认持剑的必是救他一命的小兰姑娘；心中早就羞愧无比，如何会运真气护体？而且他一丝不挂的，如何敢转过身来分辨清，是否小兰姑娘？

李靖窘急之下，不由失声道：“小兰姑娘，我……我是你曾救一命的小郎中啊！”

岂料却是另一位少女的声音道：“咦？你这妖物，居然敢开口说话，又认得小兰姑娘么？你到底是谁？快坦白道来，你胆敢闯入陈家庄，大概是嫌命长了！”

李靖一听并非小兰姑娘，又见她果然把自己当成妖物，心中的歉意也就少了几分，暗道她大概是陈家的侍婢，彼此并不相识，就算赤身相向，事急之际也算不得无礼了。

李靖这般转念，护体真气随即周身运行，正欲闪身避开脖子上的利剑，便溜之大吉。

李靖突生的护体真气令持剑少女的手心不由一震，她暗吃一惊，心道这妖物的内力怎的如此浑厚？竟连我手握的剑亦几乎震飞？这般转念，她握剑的手腕不由一紧，加添了几分内力，她自负这已足可制服江湖中的高手了，因为她所持的剑并非等闲之物，而是当年陈后主的镇宫之宝霓虹剑。据说霓虹剑不出则已，一出犹如霓虹闪耀，对手早已眼花缭乱，却如何避过霓虹剑锋利无比的剑刃？

岂料持剑少女内力骤发，加诸剑上，却突觉对方反弹之力更强，几欲脱剑而飞，大骇之下，忙猛提一口真气，把内力催发到几近极点，这才勉强能够握住剑柄，心知欲要伤这怪物，却是万万不能，因为她催发的内力越强，对方反弹的力道就越猛，其势竟如江河奔腾，浑厚之极，无休无止！

持剑少女知道自己决非这怪物的对手，她心中虽然震慑，却绝不慌乱，一面支撑，以剑相逼对方，一面却寻思脱身求救之策，但苦于内力已催发近乎顶点，再也无力开口说话。

持剑少女心念电转，突然猛一咬牙，起脚猛地向怪物的屁股踢去，果然一股猛力反弹而来，少女藉反弹的力道，撒剑向后倒退，险险逃脱了李靖护体真气的困锁。

持剑少女虽然脱困，但脸上却不由一红，因为刚才这一脚踢去，她猛地发觉，她踢中的竟是李靖的屁股，而且光光的，那岂非光屁股的怪物？若是雌性，那还没有甚么，若是雄性，色心大动之下，自己决非其敌手，那岂非任其淫辱玩弄？

李靖自己不知，他被困绝谷两年，此时不但赤身露体，而且长发过耳脖，持剑少女乍睹之下，哪会不把她视为怪物？

持剑少女惊骇羞急之下，饶她再自负镇静，亦不由的失声大叫道：“怪物！来……”

李靖见持剑少女忽然大叫，心中大惊，暗道若惊动陈家庄人，定群而出，赶来搜捕，自己此时的模样，传出江湖，被梅花女知道了，一定被她羞死！

他大急之下，亦不顾一切，尽身一掠而至，伸指一点，便奇准的把持剑少女的哑穴封了。李靖此时所用的是玄天剑点穴法，他的内力当时虽然尽失，但招式留在脑中却是废不去的，他这时的内力比当日不知强了多少倍，因此这一点之下，休说持剑少女猝不及防，就算当世一等一高手，能避过李靖此时全力施为一指的，只怕也绝无仅有。

李靖仍恐持剑少女跑出去惊动陈家庄人，顺手又点了少女的环跳穴。持剑少女的环跳穴被点，顿时双腿僵立，一动不动的呆立地上。

李靖制止持剑少女，正欲飞身掠出窗口。

此时却猛听一声娇叱道：“何方妖物？竟敢闯入庄中害人？”

掌随声到，异常快速。李靖一听娇叱声，心头便猛地一震，原来他认出这声音竟是小兰姑娘。他此时的模样，却如何好与小兰姑娘相见？

李靖一怔之下，小兰姑娘的掌已拍到李靖的背上。她的武功，比两年前显然精进不少。

岂料小兰姑娘这一掌拍下，李靖浑身的护体真气未及撤去，小兰姑娘突感右掌犹如拍上一块出炉钢铁，灼热难当，她未及惊呼，一股浑厚无匹的反弹力撞到，她顿时被推开近丈，一跤摔倒，哇地喷出一口鲜血。

李靖猛地转过身来，眼见小兰姑娘被自己的护体真气撞伤，惶急之下，也不管自己此时危机四伏，甚至忘了自己仍然精光赤体，向小兰姑娘一掠而至，先行伸手连点小兰胸口三处穴道，护住她的胸脉，又伸手一搭她的腕脉，只觉脉息微弱，大有随时断灭之危。

李靖此时的医道，已足与当年的无名大圣手并驾齐驱，他自然知道，小兰姑娘所受的内伤非同小可，若不立即施救，一个时辰内必定内腑出血而亡。

就在此时，屋外数十丈远处已传来绝顶高手飞掠的破空声，而且越来越尖厉，李靖知道必是陈霸业等绝顶高手，听到刚才持剑少女的惊呼赶来了。

李靖又惊又急，他自忖若自己在此时只身逃走，或可全身而退，但小兰已气息奄奄，危在旦夕，若不立刻施救，那就必死无疑。而陈家庄人虽然武功绝顶，但于医道却一无所知，而且

小兰只是一名侍婢，陈家庄人未必看重，稍一拖延，小兰的生命便完了，她曾救自己一命，却被自己误伤，若自己撒手不救，溜之大吉，那还算是一个人么？忌非真是成了怪物？罢！罢！罢！李靖这条命是姑娘救的，好歹还她便了，李靖的傻气一上，便决难改变。他这般转念，便不急着逃走了。

他飞身掠到床过，扯下那条女子的衣裙，又掠回小兰姑娘的身边，用衣裙兜住小兰姑娘，轻放在背后，又用其余的裙脚把自己的下身裹束住，这才又向僵立地上的持剑少女俯身一揖道：“不知姑娘是谁，在下多多得罪了！并非故意出乖露丑，委实情非得已，万望姑娘大人大量，原谅！原谅！在下背小兰姑娘而去，并无恶意，只为救她一命而已。”

持剑少女手握霓虹剑，僵立地上，不言不动，但目能视，耳能听，目睹耳听眼前这裸体雄性怪物忙得团团乱钻，心中又惊又急又奇又羞，气苦之下，竟流出泪来。

李靖却没留意，他向持剑少女说完那番话，不敢迟缓，便向窗口飞身一掠，越窗而出。

第二十九章

少女殷殷芳心诚

蓦地一股浑厚的掌力，向李靖的背部拍来，李靖的身体真气周身遍布，背后掌风一动，立地察觉。

李靖不由大吃一惊，暗道背后是小兰姑娘，他若吃这掌，那还有命吗？

他不及细想，疾速回旋，转过身来，背后的小兰姑娘避开这一掌之危，但李靖的前胸却正好吃上。

李靖暗道这一掌拍来，我便完了，不死亦必重伤。但心中因小兰避过这掌之危，竟毫无悔意，坦然承受。

但听“砰”的一声，李靖只感胸口气血翻涌，却依然挺立不动，但出掌之人大概心存轻敌，猝不及防，被震飞起来，饶是出掌人百变机灵，在半空连翻筋斗，藉此抵消了部分震力，但落地之时，仍然立地不稳，腾腾连退三步，面无血色，盯着李靖，如见鬼魅。

原来这一掌恰恰击中李靖的膻中穴，膻中穴乃真气凝聚最为雄厚的穴位，出掌人自负一掌之下，对手断无反击之力，不死即伤，却突遭李靖威猛之极的身体真气反弹，顿时被震得凌空飞起。

李靖此时背着小兰姑娘，长发披肩，双目精光闪耀，却浑

身光裸，仅下身处以女子的衣裙裹束，其状当真怪异之极，出掌人乍睹之下，又被他的身体真气震伤之际，简直断认李靖是一头天外怪物。

此时有人在屋内掠出，一先一后，掠到出掌人身边。

“二弟，怎的了？”

“二弟，你没事么？”

先后掠出的人，原来是陈家大少陈霸业，以及陈家庄的四小姐陈玉凤姑娘。陈霸业、陈霸先兄弟二人，与清光道人密谈分手后，正待各自返户歇息，却突闻四妹陈玉凤的惊呼声，二人即飞掠而至。陈霸业入屋救人，陈霸先欲隐于窗下，料定来人必定越窗而出，他突出一掌，存心把来人立劈掌下。

陈霸业原料陈霸先一人便足以应付来敌，因为他深知陈霸先不但内力、武功超卓，心计更有过人之处。岂料陈霸先却被来敌生生震飞。

陈霸业掠入屋内，见四妹陈玉凤僵立不动，知她被人封了穴位，便向她连点数指，解了她的穴道，未及询问，便转身掠出，接应屋外的二弟陈霸先。

陈霸先虽然心计过人，但乍逢武功如此高强的怪物，心中不由大骇，再加上心闷气涌，连忙运气调息，意不敢开口答语。

陈霸业乍睹李靖的怪异模样，亦不由一怔，暗道世间竟有如此通灵怪物！

李靖此时已知自己竟把二少庄主陈霸先震飞，亦大感惊奇，暗道陈霸先的武功，据说尚在陈霸业之上，但为何却如此不击？他不知自己的内力当世之中已绝无仅有，而且，陈霸先毫无准备，猝不及防被他的身体真气反撞，哪有不吃亏之理？

但陈家庄人的武功毕竟非同小可，陈霸先略一调息，气血

当即平复，比之小兰被震致重伤，顾然强多了。

陈霸先向陈霸业微一示意，再次欺身而上。陈霸业会意，在另一面突跳而起，凌空击下，拍向李靖的胸门；陈霸先却绕到背后，掌力一击，竟向李靖背后击去。

陈霸先枢枢心计，他已瞧出这怪物内力惊人，但招式平平，而且似乎拼命维护背后所负之人，他因此故意向他背后下手，料他必如刚才这般转身以前胸相向，他便趁势一掌，以阴柔掌力封住他的气门大穴，令他的内力全闭，其兄陈霸业的重掌击向胸门，他的护体真气其时已闭，那便必死无疑。

陈霸先出道以来，从来未被人反弹而退，今晚之事，若容怪物留在世上，那陈家庄的面子便被他丢尽了。

陈霸业亦知其弟心意，因此出手便是陈家庄惊人的霹雳掌，竟想立置李靖于死地，至于他背上的人，在这关节上倒也顾不得许多了。

陈霸业和陈霸先兄弟二人联手出击，这是绝无仅有的事，当世之中，能在二人联手中全身而退的，只怕已没多少个了。

李靖不知陈家庄人出手便是置人死地的杀着，到他警觉时，对手的掌力已把他封住，他此时的内力虽强，但应敌经验甚浅，大龙潭老人传授的八脉气剑招式，他虽然记得，可惜却无法运行由内力发出。李靖既不知如何应接陈氏兄弟的杀着，就连逃也不能，因为他只觉周身的穴道竟被对方的掌力封住。他怔怔僵立原地，竟不知如何应付。

陈家兄弟的杀着本就狠辣之极，再加二人联手，更是天衣无缝，二人这合击之下，李靖虽有后羿乾阳真气护体，不致横死当场，但亦必吐血重伤，陈家兄弟其时只需补上一掌，李靖便必定难以幸免。

“大哥，二哥！小心，休伤了背上小兰！”

此时，陈家四小姐陈玉凤忽然娇吒一声，斜刺掠至，在李靖背后与陈霸先的掌力之间横拍一掌。这是陈家武学中女子专练的霓虹掌，掌力可刚可柔，随意而发，形如霓虹横空，亦惟有此霓虹掌力，才能化解陈霸先的封穴阴柔掌。

陈霸先的阴柔掌力碰上陈玉凤的霓虹掌，顿时被霓虹掌一刚一柔的变幻掌力缠住，一转而为刚柔两股掌力互撞。

李靖所受的压力顿时大减，他的穴道一松，护体真气当即潮涌而出，迎向头顶陈霸业拍来的一掌，陈霸业立时感到一股强力上行，他的致命重掌，竟被撞得一偏，滑向李靖的肩膀，只听砰的一声闷响，陈霸业在半空中倒翻出去，李靖亦蹬蹬蹬的向前跌出三步。

李靖连遭两大高手的夹击，此时只感气血翻腾，喉头一咸，吐出一口鲜血。他虽有后羿乾阳真气护体，但在陈家兄弟的重击下，亦受了轻伤。若换了旁人，就算当世绝顶高手，只怕早已尸横当场。

李靖虽受轻伤，但他向前跌三步，却恰恰脱出了陈家兄弟的掌力所罩，心道此时不走更待何时？当即全力向前一跃，身子已远在十丈开外，再三几个起落，便倏忽不见踪影。

此时陈霸业已降回地上，勉强站稳，但脸色青白，怔怔的立在原地，竟然不去追截。

陈霸先一掌逼开四妹陈玉凤，怒道：“四妹，你疯了么？为何出手阻我杀此怪物？”

陈玉凤脚一跺，娇声道：“你知道他背后是五妹小兰么？这一掌拍下，她岂有命在？”

陈霸先怒道：“陈家庄竟容此怪物逃脱，秘密不保，这如天

重责，四妹你承担得起么？”

陈霸先说罢，纵身跃起，竟欲追杀上去。

陈霸业突伸手把陈霸先扯住，沉声道：“二弟，不必追了！”

陈霸先恨道：“怪物内力虽强，但大哥方才一掌，已令他受伤，还怕他逃到天上去了？”

陈霸业沉声道：“二弟难道不知他虽然受伤，但其内力仍在，就算集我兄弟二人之力，他若非背上负人，有所顾忌，只怕亦万难阻得住他！就连我亦被他震得心血翻涌，若非早有准备，掌力一放即收，只怕亦非吃亏不可！”

陈霸先见陈霸业这般说，便把去势一顿，恨恨道：“难道就任由怪物逃出陈家庄？若非四妹鲁莽出手，怪物早就命丧掌下了。如今任由怪物逃掉，传将出去，陈家庄的秘密还保得住么？”

陈玉凤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刚才那一掌分明拍向小兰，她已受重伤，这一掌拍下，岂有命在？为了保住陈家庄的秘密，便连五妹性命也不顾了？”

陈霸先怒道：“什么五妹？不外是小小侍婢吧了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四妹难道忘了陈家家训，忘了陈家亡国之痛么？我看你如何向娘亲交代！”

陈玉凤怒道：“娘亲面前我自有话说。小兰为我陈家已牺牲太多了，难道定要把她断送你才甘心么？”

陈霸先再想说什么，陈霸业向他微一示意，陈霸先便不再说话，陈霸业微微一笑道：“四妹放心，怪物要捉拿，兰妹的生命也要保住。大哥也有万全之策，四妹不必再理会此事，也不要再在娘亲面前提起，免她老人家挂心，知道么？”

陈玉凤见陈霸业这么说，便点点头，道：“大哥如此说，我

只作不知便了。但千万莫伤了兰妹的性命。还有，那怪物似乎非武林中人，而且对陈家庄并无多大恶意，否则他要凌辱我和兰妹，当真易如反掌，因此是否把他活捉算了，也莫要伤了他生命！”

陈霸业微笑道：“四妹说得甚是，若这怪物肯归顺陈家庄，大哥不但不会杀他，就把他奉为上宾供奉又如何！”陈霸业说着，向陈霸先示意，陈霸先领会，连忙赶去布置人手，追踪去了。

陈霸业待陈玉凤离开，也随即飞掠而去。

陈玉凤并没走远，避开大哥的视线，待他走后，到底不放心小兰的安危，亦悄悄的尾随而去。她身似霓虹，轻功之高，竟比陈霸先尚胜一筹。

此时李靖背负小兰，发狂般向北面飞掠，狂奔之下，他的内力竟绵绵不绝，不但不衰，而且更为充沛。

起伏的山丘小岭，在李靖脚下，竟如平地，一沾即过。此时若有人远远观之，有这等绝世轻功的，若道不是妖魔鬼怪，那便杀了头也不会相信。

李靖连自己也不相信，狂奔之下，仅半个时辰，他竟向北面跑了百里路。

李靖惟恐陈家兄弟追及，又向前再跑数十里，见前面有座密林，又猛地想起背上的小兰生命急待施救，这才跑入林，选了一颗浓密的大树背后，停了下来，心道陈氏兄弟大概不会发现他在密林中停留。其实此时李靖距陈家庄已近二百里路，当世的绝顶高手，就算全力施展，亦需数个时辰方能赶到。

李靖把背负的小兰解了下来，放在树下，小兰此时已昏迷不醒。

李靖伸手一搭她的腕脉，但觉小兰的脉息已十分微弱，而且时断时续，心道若不立刻以真气护住她的心脉，心脉一断，那就大罗金仙亦难施救。

李靖此时也顾不上自己赤身露体，仅下身一条女子的裙脚包束，如此这般面对一位妙龄少女，更要以手抵住她的前胸，才能直接把真气输入她膻中穴，若被人发现，不把他当好色怪物才是怪事。

便李靖此时已根本不及细想这些男女礼节，他轻轻的解开小兰的胸衣，顿时露出少女雪白的胸脯，但李靖却浑似不见，把她轻轻扶起，靠着树干，伸出双手，贴住小兰的前胸，猛提一口真气，便沿手心，把浑厚的后羿乾阳真气输入小兰的心门重穴。

后羿乾阳真气乃至刚至阳的真气，李靖此时的乾阳神功已告大成，内力之强，当世已绝无仅有，他情急之下，全力催发，他体内的乾阳真气便如江河奔腾澎湃，沿手心奔入小兰的膻中穴，再由膻中穴流遍全身四肢百穴，李靖如此施为之下，休说小兰只是重伤，就算死去未久的人，亦被浑厚真气催逼，假醒活来了。

约莫小半个时辰，只听小兰微微呻吟一声，手足先就移动，接而脸上有了血气，呼吸亦渐而畅顺。李靖仍不放心，依然全力催送真气。小兰的眼睛突然睁开，心中大为惊骇，以为眼前的怪物正在淫辱她，手掌不由一扬，啪地一声击向李靖光裸的前胸。

李靖猝不及防，小兰这一掌又被她拍中，李靖此时体内的乾阳真气已催发得异常猛烈，小兰这一掌又内含乾阳真气，但比这李靖体内的却又微弱得多，强弱悬殊之下，李靖的前胸反

而把小兰的手掌吸住，他输给小兰的真气反而回流李靖体内。

李靖立刻察觉，不由大吃一惊，暗道若这般僵持，不消片刻，小兰便会立刻气竭而亡。唯一的办法是拚命向小兰输送真气，当她体内的真气与他大致相抵时，才能设法把她震开。李靖毫无办法，只好全力向小兰体内输送真气，以抵消小兰体内真气的回流。

这样一来，后羿乾阳真气便变成两人交汇运行之物，合二为一，已难分你我。

再过了一会，李靖但觉小兰体内的真气已浑厚无比，便猛地再送一掌，他竟不顾自己的生死，以自己的真气送入小兰体内，在霎间的彼强己弱之际，把自己震开。

只听一声闷响，李靖被小兰回流的乾阳真气震飞了三尺。他软软的倒在地上，一时间但觉浑身发软，竟无力挣扎爬起来。

小兰在片刻之间，却有如常人苦练了数十载，体内的伤痛不但尽消，而且内力之充沛，竟足以位列当世高手。

她一跃而起，尚不明所以，又猛然发觉自己的胸衣尽解，露出白玉胸膛，不由又羞又气，向李靖这怪物一跃而至，手起一掌，就欲把李靖毙于掌下。小兰此时内力之强，又值李靖内力消耗过度之际，这一掌拍下，李靖就算不死，亦必然重伤难保。

李靖眼睁睁的瞧着小兰这一掌拍下，却苦于无力开口发话，心中不由闪过一丝哀念道：“这条命是她所救，不料同样丧在她的手上！罢！罢！罢！抱怨什么？只当还报她一命便了。”

蓦地小兰这一掌却忽然一顿，因为这时一缕月色忽然落

在李靖脸上，她不由一怔，从李靖望她的眼神，忽然想起一个人来。虽然此时李靖形如怪物，但眼神给人的印象最深刻，恰好李靖的内力消耗过度，精光敛去，小兰的记忆印象因此立刻勾了出来，她这一掌便无论如何拍不下去了。

“你……你不是那小郎中么？”小兰失声叫道，她从“怪物”的眼神，终于认出他的本来面目了。

李靖知小兰已认出自己，想起自己此时的模样，不由一阵脸红，他向小兰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点头是承认自己果然是那“小郎中”，摇头是说他目下这个模样，你一个姑娘家千万莫走近前来。

小兰却不明所以，盯着李靖，不由怔住。

李靖没法，只好闭着眼，不瞧小兰，挣扎坐起，盘膝运气调息起来，他这时浑身光裸，下身仅以女子裙脚包着，他虽然闭起眼睛不瞧小兰，但小兰却把他一切都见到了。

小兰此时已是十八九的妙龄少女，男女之事，早就芳心暗思，初时她大受震撼，盯着“怪物”的裸体尚不知觉，但这时已认出“怪物”是“小郎中”，而且“小郎中”已变成粗壮的男子汉，小兰猛地意识到此点，她便不由脸上飞红，看得嚅唻一声，背转身去。

李靖此时运功调息，已入八脉交汇境界，休说瞧不见小兰的羞态，就说瞧见了，他也无法理会。

此时已是五更天明时分，在密林树下，一位裸体长毛“怪物”，一位娇俏妙龄少女，一个盘膝运动调息，一个面上绯红，背转身去，其状怪异之极。

后羿乾阳神功心法，果然非同小可，李靖在消耗过度，连遭重创之下，运功调息了约莫半个时辰，内力便已恢复大半。